

美德

一位哲學家曾給才華出眾的弟子們上了最後一課：要想除掉曠野裡的雜草，方法祇有一種，那就是在上面種上莊稼；同樣，要讓靈魂沒有紛擾，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佔據它。

這讓我們想起有大美而不言的周恩來。在北京會見過總理後，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捨爾德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與周恩來相比，我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曾感慨：「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可能被燒毀，祇留下一堆灰燼。」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志制定了10條家規：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來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無

工作者總理付伙食費；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許請客送禮；不允許動用公家汽車；凡個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別人來辦；艱苦樸素；不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1962年夏，到遼寧省視察工作的周恩來剛一住下，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交給負責接待的同志說：「上面寫的東西都不能做。」原來這張單子開著20多種禁吃的菜名，雞、鴨、鵝、魚、肉之類都包括在內。他覺得，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家困難時期應該帶頭艱苦奮鬥，和全國人民一起戰勝困難。

有時，他會和鄧穎超一起去看演出，為了避免驚動觀眾，他們經常在演出半小時後悄然入場，坐在觀眾中，沒看完前再悄然離去，門票也必然要自己掏錢來買。

也許，這些全是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折射著美德的光輝。

「七十」不鬼魅，再加個量詞，「七十年」也不鬼魅。但你試一試，將「七十年」與你名下的房產擁有期勾連起來，是否會讓你原本平穩的心臟，陡生出異樣的敲擊。現今國泰民安，人活古稀，早不稀奇；但房至七旬，則必須脫手而去，你還坐得住麼？

倒回去四十五年，我曾有過一陣看房的癡迷，將正事之餘的空閒，打發成水中撈月的愛好。通常說，看房子是為了買房。我不是，祇是喜歡，也並不直奔現成的房子，往往先瞧「源頭」的地基。我喜歡看民工幹活，他們常常一邊捆紮鋼筋，一邊說笑哼歌。鋼筋簇新，日頭下閃出瓦亮的藍光。有一回，進得一工地伙房，幾位川東口音的鄉鄰，贈我剛出籠的饅頭，我亦不見外，再申請一塊涇陽榨菜。雙味迴環，一時恍惚於少年胃口的快樂裡。

房子擺在哪兒，好與次，表面看一目瞭然，其實「水」挺深。看房本屬霧裡看花，為了去偽存真的積累，才曉得視角對峙的品鑒。我乃膚淺的人，略有心得，便不忍獨享，有人諮詢，又從不敷衍。也還自己爭氣，並非浪得虛名，人家報出地段、結構、樓層、朝

向，便能答出八九不離十的價碼。一女士售樓多年，經綸滿腹，臨到自家買房，卻東奔西走，不知如何是好。經量身推薦，夫妻倆走進我鎖定的樓盤，踏勘兩小時，成交十分鐘，落得皆大歡喜。

再去工地，慢慢發現，民工氣色不對，柔和褪去，冷漠滿眼。又慢慢發現，鋼筋直徑不對，粗如牙籤，裏滿黃鏽。售樓員也開始不對，男生女生一律巧舌如簧，鬼都不信的承諾（虛無縹緲的容積率、綠化率之類），動輒出口成章。樣板間也開始不對，無意中食指彎弓，對友鄰牆面作輕輕叩擊，彷彿隔牆有人，即刻還你空洞的回音。與種種「可疑」同步，房價撒歡兒，似野馬脫韁。隔三岔五傳來的樓脆脆、樓歪歪、樓倒倒，燦若罌粟花開，令人驚艷。看房的興致，由新趨舊，不再回頭。心下所喜，祇是那些年份久遠的老屋了。

北京陳建功，文壇一首長。我與他沒有深交，但追隨其出門數次，從「非典」期間看臺灣，到最近北海看老街，都是我心儀的旅行。北海的街老，不是大而化之的虛說。早在十九世紀開初，一船船異域強人，破浪而至，狂喜於北部灣地理的位置，山川的植被，海灘的白沙。安營紮寨的寶地，放棄就是對上帝的辜負。於是，歐歌騎樓，融會嶺南民居，便有了北海的老城。昔日各色建築，多已修舊如舊，蒙上夢幻滄桑的外衣。而格局謹嚴的英、法、德諸國領事館，均銘牌高懸，成為國家級文物單位。

那日遊覽商街海路，意猶未盡，又跨進一座百歲酒樓，憑欄遠望，這般年紀的老屋，成片鋪開，直至目力難及。飯後再乘車出城，去觀摩一處在建小區。當地朋友有話，各位遠客，給你們看前世，也看今生，新舊搭配，才有北海演變的脈絡。對新房我早無興趣，但念及客隨主便，遂相跟而去。

貴如黃金的銀灘西端，一碩大的房產項目，已初見雛形。同是商人掠地攻城，境界往往高下懸殊。就說眼前的「開發」，名副其實，鋪陳於一片原始灘塗。而無數別的地方，多以「折」字打頭，推土機碾平無辜的村落；或由「聯防」開道，挖掘機稱雄世代的良田。此刻所見，吻合於所聞，樓房牆基的砌築，全用福建莆田的天然石料；而人行道的鋪設，祇用雲南騰沖的火山岩磚。工地東面「苗圃」裡，已成活的上千株古樹，身世坎坷，來自泰國、越南、緬甸的深山……這一切謀劃，出自一份何等樣的心思？要花費何等樣的本錢，去做成一份何等樣的事情？朋友介紹，房主瀟灑又實誠，他不是要蓋光賣錢的房子，而是要造能傳世的建築。聽來嚇一跳，建築傳世，起碼百年高齡。相形之下，讓人倒吸涼氣的產權「七十年」，其實已成難以兌現的遊戲。前些年問世的樓宇，很多並未等來七十年「善終」，存活三二十載，便遇種種原因，落得三長兩短，消失於無形之中。

登上會所平台，看到另一番陽光世界。寬大的落地窗外，幾隻小鳥翻飛上樹，而樹上的芒果，似乎伸手可觸。作為項目輔助部分，是十八洞的標準高爾夫球場。起伏的草坡，推湧的海浪，顯現出矜持的逍遙。都說項目名稱好，「天隆·三千海」，大氣加洋氣，跟數公裡之遙的老街，互為映襯，正壯大著一座耐看的新城。

拋開那類「千邑一面」的貨色，人們到過一個城市，隔了許久，念念不忘的，往往是那城裡的建築。即如這次，北海回來不少天，仍興奮，亦向朋友鼓吹。祇因那裡的房子，無論新舊，皆具別處房子少見的面相，格外令人回味。

影視藝術的「能」與「不能」

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不管是在小說還是在電影裡，陳佐千都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他高踞陳家大院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是故事中幾起悲劇的「罪魁禍首」。然而如此重要的人物在電影裡竟沒有以「正面」的形象出現過，要麼是祇聞其聲，不見其人；要麼是觀眾祇能從他的背影和側影。於是，直到電影終了，觀眾也不知道這個「陳老爺」長得是何模樣。張藝謀利用電影的鏡頭語言對陳左千這個人物進行了「虛化」的處理。然而，惟其「不在」，所以才作為一種權力的威壓與令人窒息的空氣「無所不在」。小說肯定無法達成這樣的藝術效果，因為作者總不能這樣寫：親愛的讀者，我的人物出場了，但他是側著身子對著我們的。

我用這樣的例子是想說，以影音為媒介的影視確有以文字為媒介的小說所不及的地方；但電影、電視又慢高興，相反的例子也有不少。

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男主角托馬斯是個比較放浪的人，然而邂逅了女主角特麗莎之後，托馬斯感到自己的內心發生了某些變化——他愛上了特麗莎。但小說沒有直接這麼說，而是三次寫到托馬斯的同一個心理細節：「他感到特麗莎是被人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裡，順水漂來，而他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個被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裡的孩子，順水漂來他的床榻之岸。」「他又一次感到特麗莎是個被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裡順水漂來的孩子。他怎麼能讓這個裝著孩子的草筐漂向狂暴洶湧的江濤？」這個被一再重複的心理細節是極為高妙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8年被拍成同名電影（中文名譯為《布拉格之戀》），菲利普·考夫曼當然是傑出的電影導演，但面對小說中的這個著名的心理細節照樣犯了難。北京大學的吳曉東先生在自己的課上調侃說：總不能讓扮演特麗莎的朱麗葉·比諾什坐在草筐裡在水上漂吧？

那即使不沉下去，也會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事實上，電影在這個細節的改編上是個巨大的敗筆：導演讓特麗莎在游泳池裡游泳，最後，穿著泳衣的她爬上岸，把一旁的托馬斯眼睛都看直了。天啊，這種好萊塢式的「濫俗」暗示，簡直玷污了托馬斯對特麗莎感情的「清白」，與原著相距何止千裡！

又想起曾引發熱議的《紅樓夢》影視改編。「悲涼之霧，遍披華林」。（魯迅評《紅樓夢》語）電影、電視從《紅樓夢》中攝得故事的骨架是容易的，然而，那些文字背後的沉痛和隱憂，那些人物的心靈靈險，還有那試圖從人生的「無意義」中解脫超昇的突圍努力，影視的鏡頭該如何去面对和表現？

影視劇借助影音媒介，在逼真地還原生活場景上確為小說所不及，相對於影視劇可以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單純的紙上的文字鋪陳的小說也似乎寒瘡得段。但小說自有小說的尊嚴，小說中那些最幽微的意緒，那些心理現實的呈現，那些關於人類生存的最緊張的思考，那些人的「內心的風暴」，如果非讓影視鏡頭去表現的話，實在是難為了它。

奇怪的米店主

這天晌午，林萬沖正在家裡看電視，突然響起「咚咚咚」的敲門聲。林萬沖不耐煩地起身走過去，通過貓眼一看，有個人肩上扛著一袋東西，站在門外。林萬沖打開門，那人張嘴說：「你們家老太太，拿我在我店裡買了米，讓我先送上來，她還要去其他地方買東西。米錢50元還沒給。」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再照著斤兩稱一袋送去，不就得了？」店主認真地說：「那可不一樣！」林萬沖不高興了，就想捉弄一下這店主：「可是……我已經把米倒進米缸裡了。」店主說沒事。林萬沖覺得店主簡直不可理喻，接著一字一句大聲說道：「我剛才已經放了一些到電飯鍋裡，馬上就要生米煮成熟飯了！」哪知，店主還是說，沒事的。「這……唉！」林萬沖歎息一聲，徹底無語了。

店主說：「請你就把盛米的口袋給我就可以。」林萬沖正想著這店主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不料店主又接著說：「老太太的50元米錢，還放在那口袋裡呢。」

上海豫園掛牌護樹，牌分兩種。一種為「古樹名木保護牌」，內容如「廣玉蘭，100年，二級保護」；另一種名目為「古樹後續資源」——雖不具備百年千年老資格，樹齡已有幾十年，是「古」的後備梯隊，園林部門也掛了牌子，標出樹種和保護等級。「古樹後續資源」銘牌，令人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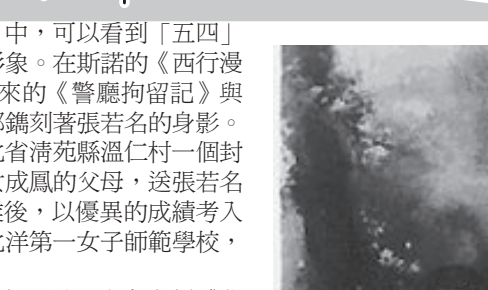
有一種發展模式，被斥為「端祖宗碗，吃子孫飯」。「古樹後續資源」保護的思路，與那種敗家子作風迥然不同。銀杏是生長週期很長的樹種，栽下小樹掛了果，要等到隔輩人，故稱公孫樹。然而，還是有人種它，世人得以嘗白果。多一點點銀杏的理念，多一點點「後續資源」的關照，發展才能可持續。

關照「後續」



張若名赴法國「勤工儉學」

在影片《建黨偉業》和電視劇《開天闢地》中，可以看到「五四」時期與周恩來並肩戰鬥的愛國女學生張若名的形象。在斯諾的《西行漫記》、韓素音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周恩來的《警廳拘留記》與《周恩來年譜》和張若名的百萬字遺著中，也都鐫刻著張若名的身影。張若名，字硯莊，1902年2月23日生於河北省清苑縣溫仁村一個封建大家庭。她自幼聰明活潑，好學倔強。學業成鳳的父母，送張若名到天津上小學。1916年，張若名在天津小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當時聞名遐邇的「重點學校」——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與鄧穎超同為第十級學員。



1919年9月16日，天津「覺悟社」宣告成立，同時決定出版《覺悟》社刊。為躲避劍子手的逮捕和暗殺，每位社員通過抓圖確定了自己的代號：周恩來的代號為5號，化名「伍豪」，張若名的代號為36，化名「衫陸」。「周恩來談赴法勤工儉學」一文中寫道：「到1920年，四個覺悟社創辦人去了法國，覺悟社也告結束。」

1920年11月7日，在李大釗的指導和支持下，在覺悟社社員的幫助下，張若名以「你們不要追我，你們若是追我，我就跳海」的決心，逃出了封建家庭的禁閉，與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同乘波爾多斯號法國郵輪，由上海赴法國「勤工儉學」。從此，張若名踏上了自己人生的新征程。

1920年12月18日，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等革命青年，踏上了巴黎公社的故鄉。先到馬賽，夜赴里昂，輾轉蒙彼利埃，遷徙布盧瓦，最後移居巴黎。張若名作為北京《晨報》的駐法特約通訊員，1921年向國內寄回10多篇通訊報道，僅4月至7月，《晨報》就登出了《留法向學生最近之大覺悟》等6篇文章4萬餘言。1922年上半年，張若名與郭隆真一起加入了以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為首的「中國少年共產黨」，周恩來任支部書記，張若名任執行委員。因張若名小郭隆真8歲，且郭隆真像大姐一樣照顧張若名，張若名便以大姐相稱。其間，郭大姐不分晝夜地做工，供張若名學法文。不久，張若名鑽研法文版的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以「一峰」的化名，撰寫了中國婦女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和《帝國主義淺說》等文章，同時印成小冊子散發。當年張若名與郭隆真在法國傳遞這些小冊子和其他革命文件的紅色牛皮手提包，後來贈給了天津「覺悟社」紀念館。1924年，周恩來回國，把這些油印小冊子帶回印刷出版。當年上海新文化書局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收李達、蕭楚女、周恩來、瞿秋白等人24篇文章，張若名署名「一峰」的《帝國主義淺說》就排在該書的第一篇。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的卡片櫃中，還發現了1925年3月出版的「一峰、辟世（任弼時）合編」的《馬克思主義淺說》，第一篇也是張若名的《帝國主義淺說》，這本書在11個月之內至少印刷9次。

1924年3月，在天津創辦《婦女日報》的鄧穎超，刊登了張若名和郭隆真寫給鄧穎超關於如何辦好《婦女日報》的信和張若名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的文章，這是中國女性較早對婦女解放運動作出精闢論述的重要文獻。

走進夏天，白晝的時間在一點點加長，而夜晚的時間卻越來越短，太陽像那些已沒有多少睡眠的老人，老早從平原的腹部醒來了，五點不到，它就露出了紅撲撲的笑臉。它就這樣一直笑著，直笑到晚上快八點了，一輪淡月等不及早早

就來替班了，它才很不情願地慢吞吞地在西方落了下去。接著是樹的變化，春天長出的淡綠的葉子，油汪汪鮮嫩嫩的，突然間就綠得深深的，濃得化不開了，風一吹開始出現嘩嘩的響聲，把春天沙沙的小雨變成急雨敲打，如鼓，如鑼，急切切如三軍湧過，萬馬奔騰，再不是春天的浪漫、單純了。而樹蔭卻大大地擴展了，使人多了一些午睡納涼的好去處，人們一面詛咒著夏陽的毒辣和殘酷，一面感念著那些給他們遮陽、避雨的綠葉傘蓋。

春天時，穿風衣著夾克的少男少女，到了夏天立刻讓人覺得變了樣。一進入夏天，男孩的嗓音開始變粗，說話聲響亮。他們穿著寬大的背心和襯衣，暴露出肌肉群，一下子成了男子漢。女孩子相較這些大大咧咧的男孩子，就多了些含蓄、深沉。她們穿著薄而柔軟的紗裙，讓人們驚異於這些樸素的女孩怎麼一下子都變成大姑娘了。在夏天漫長的白晝裡，她們喜歡走在街道綠蔭

下，喝冰鎮豆奶吃高檔雪糕，同時還得接受那些偶爾落在她們身上的含意模糊的目光。她們顯得年輕而充滿魅力，為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年輕的女人都喜歡夏天。

走進夏天，那些慣於吟風弄月的文人開始苦惱了，他們咬碎筆桿，尋章摘句，卻寫不出一串通暢的句子；他們聽風聽雨，卻聽不出一星半點的詩意；他們躺在有空調的房間裡愁眉不展；他們搖著扇卻搖不去滿腦袋的紛亂和嘈雜。文人們愛思索，可思索也會讓人走進死胡同。他們不明白走進夏天後，文人不該呆在家裡的，他們應該出去出點力，流些汗，見識見識陽光和風雨，這樣，他們才能重新找到創作的激情和靈感！

走進夏天，長長的蟬鳴頻頻撞著人們的耳鼓。但最難熬的大概要算睡前那幾個小時，蟬聲退卻，荷塘內蛤蟆的叫聲又此起彼伏了。於是，看電視的就把電視的聲音放得再大一點，另外乘涼的，就把乘涼的話題織得更加綿密，風雨不透。然而，夏夜畢竟是美好的，月亮的夜晚，風吹樹葉，篩給小院一地碎銀般的月光，閃閃爍爍，捉摸不定；月下平原、村莊、河流、丘陵都清晰可辨，平原上那大大片的莊稼，風一吹便湧水般地湧動，讓人感到一絲來自遠古的神秘。若逢月初月尾，月就幾近於無，星星卻出奇的大，出奇的亮，老太太在哄小孩子，一顆一顆地數，老太太數一顆，小孩子也跟著數一顆，卻總也數不清……

要開始，一張禁種佈告讓他們望而卻步。但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看看過了芒種，還是一紙空文，眾人齊呼上當了，立即開工。幾乎是一夜之間，荒園立變新土一片，再逾數日，就是齊整整綠油油田園景色。今年的耕種明顯強於去年，不少戶不遠幾十裡拉來雞糞做肥，各種蔬菜水足肥壯，長勢洶湧。

面對此情，小區有車一族策劃剷除菜地變休閒健身場地，外加停車位。無車一族不願出錢卻願享受休閒健身。有地一族則不管三七二十一，每日侍菜在樓下，收了就下鍋。沒有農藥不花錢，勝似健身與休閒。亂了，一時間又亂了。

忽一日駕車歸來進不得院，見裡面人聲嘈雜，足有二十多男女，胳膊還戴著紅箍兒（居委會治安員）。我腦袋嗡一下，想起了當年紅衛兵（也是這個季節）。還好，那些人沒抄誰的家，而是橫掃一切綠色菜秧，以及各式柵架，隨後就栽上花草。此時，面對這場「土地歸公」，讓人想不到的，所有的有地一族全都積極配合，主動把菜收好拿走。尤其「流竄地主」表現更好，還幫著給花草澆水，一時忽然又感覺他們很可愛。

那天，我們還享受了「土改」成果，一小捆韭菜，回家做了兩頓韭菜炒雞蛋，特鮮香。那家「小地主」出門，過幾日回來，我說不好好看著，地沒了韭菜也讓我們吃了。他笑著說：吃了好，種花草更好。那「流竄地主」則跟我說：過幾天去鄉下找塊地，不在這玩了。於是，小區裡立即就是晴朗的天，樂呵呵的人，成分都一樣，不用再分神。

長征故事

在首都軍事博物館參觀，看到這樣一段故事，一個老紅軍回憶到：過草地爬雪山時，最先餓死的是炊事班的同志，凍死的是後勤部門的同志。當我看到這裡時，我不由得震撼了。我相信，任何聽到這樣一句話的觀眾和我一樣都會被深深打動。因為，看似平常的這一句話裡，卻包含了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包含了多少紅軍戰士不朽的情懷和團結友愛犧牲自我的精神。這樣的長征故事就像一面鏡子，讓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好好觀照自己，反思自己。

「土改」進行時

當初搬進新建小區時，樓前有一片高於地面一米多的荒草地，若清理，得拉個幾百車。開發商有心計，四週用磚一壘，當中碼幾塊石頭栽幾棵樹，就變成「花園」。往下數年無人管，荒草萋萋，貓狗安家，鳥兒做窩。有人量過，長60米，寬30來米，比一個標準泳池還大。

去年春天，小區內先有退二線的人閒得難受，在地邊栽了幾壘小壘。後來菜價上漲，又有兩家也種了些菜。幾場春雨過後，再看這園子邊緣，韭菜辣椒西紅柿，綠綠紅紅好不令人喜歡。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收穫的誘惑是難擋的，何況又是免費農菜。再者說咱本是農民的後代，對土地不親還叫啥勞動人民。結果就出現了這些景象：「小區小開忙，五月人倍忙。夫妻齊上陣，揮汗忙開荒。」十幾家業主殺將進去跑馬園地，你做畦我挖四至，你鋤野草我砍樹枝。那真是「分田分地真忙」！

不消數日，土地即被分光。十幾家業主又添新身份，戲稱「小區地主」，簡稱「小地主」。往下，南泥灣精神大發揚，自己動手，蔬菜足吃，大有從此不進菜市場之勢頭。說來人家那功夫可下大了，下種澆水，

移秧補苗，鋤草松土，搭架引壘。及至盛夏，放眼望去，好一派田園風光了。

但畢竟多數業主房有一套地無一壘。凡事不患寡而患不均。看來「有地一族」夫妻同樂，每日幹得樂陶陶，樓上（俯視）不知有多少眼睛盯著，難免有氣性的就憤憤不平。偏偏某日忽然發現有兩位竟然不在這兒住，就更加來氣，道：這不是「流竄地主」嘛！看來還得進行二次「土改」。

面對無地民衆的不滿情緒，多數「有地一族」主動示好，將菜蔬饋送鄰裡，以堵眾口。我下鄉時就不會種園子，給我地也白搭，於是就吃過他們的兩把韭菜、八個辣椒；可也有人堅決不收，以示抗議。偏偏又有極少數尤其那「流竄地主」頂風而上膽大妄為，為多得光照，竟大動干戈砍樹毀樹。有一天我的車門撞出個坑兒，一看就是鋤地時鋤把捅的。本來這院就路窄車多，如今又添土地之爭。一時間，有地與無地的，有車與無車的，將地無車與有車無地的等等矛盾，頗像過去將地一場運動前的複雜形勢。

還好，有法治社會的大局，有和諧社會的召喚。事態沒有惡化，表面尚為平穩。但暗裡還是有些動作在發生。後來傳出居委會整頓小區環境的口風，但天漸漸涼了，收穫季節也過了，祇有兩個大葫蘆掛在樹上，在寒風中晃蕩了一冬天。今春剛至，地還凍著，先是「流竄地主」過來搶佔地界，隨後其他人也標明四至，同時又有新加入者蠶食邊角。眼睜一場新的春播播